

化雨集1

目 录

插页墨迹

- 联 吴小如 书
 诗 程毅中 书
 程毅中 白化文 阎中英 李鼎霞 撰句

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

· 文 编

- 少年精神与童心 程毅中 (3)
 文德重扬 桃李滋荣
 ——林师对后学关怀琐忆 傅璇琮 (9)
 燕南园 62 号 袁行霈 (13)
 坦荡君子风 周兆新 (19)
 阳光满屋 青天为路
 ——敬祝林庚师九五华诞 段宝林 (21)
 林庚先生的诗化人生 马 嘶 (29)
 域外访书的惊喜 费振刚 (38)
 先生本色是诗人 谢 冕 (41)
 “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”

- 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 孙玉石 (45)
- 我心目中的林先生 张少康 (66)
- 林庚先生的课上风采 李景华 (68)
- 从一张合影说起 曦 钟 (71)
- “惧怀逸兴壮思飞”
- 回忆林庚先生的教诲和题词 王 凌 (74)
-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
- 林庚先生对我的影响 钱理群 (76)
- 钟声里的遐思
- 林庚先生琐记 葛晓音 (82)
- 永远的追寻 钟元凯 (87)
- 感受一通，一通百通 张国风 (97)
- 无言之美 郭小聪 (99)
- “仿佛是无言之美”
- 贺林庚先生九十五华诞 胡友鸣 (105)
- 与林先生相处的日子 商 伟 (111)
- 蓝天为路 阳光满屋 林清辉 (125)

· 诗 编

习作

- 仿林庚先生九言新格律诗 周绍昌 (131)
- 春天 褚斌杰 (135)
- 光是你生命的第一乐章 任彦芳 (136)
- 敬贺静希先生九十开五华诞 林东海 (140)
- 林庚先生九十开五华诞，恭贺四首 朱则杰 (141)

青青自然 划破边缘

- 《西游记漫话》序 吴小如 (145)

林庚先生与《西游记》	周先慎 (149)
读《西游记漫话》感言	马振芳 (154)
漫话《西游记漫话》	宋 红 (163)
童心与诗心	
——读《西游记漫话》	陈平原 (168)
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	
——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	葛晓音 (172)
林庚先生的唐诗研究	徐志啸 (197)
为中国文学史“写心”	
——读林庚先生著《中国文学简史》(新版)	张 鸣 (209)
小说史的叙述架构、理论命题和研究方法	
——林庚先生在古代小说研究上的学术贡献	刘勇强 (222)
论林庚先生的古代戏曲研究	李 简 (247)
论30年代林庚诗歌的精神世界	孙玉石 (269)
《新四格律与语言的诗化》真境界	
——林庚先生九十生辰谈诗记	刘 焯 (310)
滞留南国的“新格律”	
——林庚先生的一首香港佚诗	袁良骏 (319)
热情的追求 执著的探索	
——论林庚关于新四形式问题的理论思考	郭小聪 (322)
林庚先生的新四学	钱志熙 (339)
林庚新四格律的理论与实践	龙清涛 (346)
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	
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	
——林庚先生访谈录	张 鸣 (372)
林庚先生的生平和著作	彭庆生 方 铭 (395)

那难忘的岁月
仿佛是无言之美

· 文 编

少年精神与童心

程毅中

离开学校快五十年了，林庚先生给我们讲唐代诗歌时那种神情仿佛还在眼前。他那样的声情并茂，神采飞扬，简直和盛唐诗人的少年精神融为一体了。林先生崇扬的就是唐诗里的少年精神，因为这是盛唐气象的主要内涵。我们入神地听着，他以诗人的语言，向我们阐述：“当唐代上升到它的高潮，一切就都表现为开朗的、解放的，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。”（《中国文学简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版，204页）唐人诗中的“少年”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几天所说的青年。唐代的少年人以弄潮儿的姿态，随着盛唐时代生活的高潮，掀起了一个诗国的高潮。王昌龄、王维的《少年行》和高适的《邯郸少年行》是点了题的代表作，乃至李颀笔下的“少小幽燕客”（《古意》），李白笔下的“金陵子弟”（《金陵酒肆留别》），杜甫笔下的“同学少年”（《秋兴八首》之三），写的都是少年人的形象。无论在长安，在咸阳，在邯郸，在营州，在幽燕，在金陵，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青春的活力，怀着美丽的憧憬，唱出了奋发向上的进行曲。正如林先生所概括的：“唐人生活中的少年精神乃无往而不在地成为诗歌中最活跃的因素。”（同上书206页）这种精神是一种艺术的泉源，是一笔

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它至今还可以鼓舞我们奋发图强，高歌猛进。

林庚先生开始写他的第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时候，正是他的青年时代。他以诗人的气质和敏感，抓住了唐代诗人的少年精神加以阐扬，把一批批的学生带入了诗歌的艺术世界。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气息。

林先生的第一部文学史，原来曾把唐代诗歌归入黄金时代，而把唐诗以后的文学归入黑夜时代。朱自清先生为他《中国文学史》写的序言说：“他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，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；然而文学不止一生，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，他所以用‘文艺曙光’这一章结束了全书。他在‘关于史该是从童年的再来开始。”

几十年来，林先生一直在讲文学史，但是因教学制度的改革和教学大纲的改变，只讲魏晋至唐五代的一段。加上各种原因，他没有机会继续写一部新文学史。然而他还是在不断地修改新编的那部《中国文学简史》。林庚先生没有像王维那样，到中年之后少年精神就荡然消失，而是像王勃所说的，“老当益壮，宁知白首之心”，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对文学史的研究和论述。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中国的文学艺术迎来了又一个春天，林先生还是那样意气风发，思想敏锐，在《西游记漫话》和新修订的《中国文学简史》里又发掘了一个新的艺术形象，就是始终保持着童心的孙悟空。林先生在临近耄耋之年，仍保持着少年精神，坚持不懈地上下求索，终于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黑夜时代”里的一线曙光。那就是由明代李贽《童心说》所阐发的以市民文化为基因的真情文学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，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童年提前再来的一个信号。

林先生在《西游记漫话》和《中国文学简史》第二十六章里，畅谈了《西游记》是神话和童话的结合，创造了一个童心的艺术

世界。《童心说》的观点是李贽对文学特性的一种解释,但更多地谈的是哲学问题,用张扬个性的心学来反对当时的道学。而具体运用到古代小说的分析研究上,林先生又有许多新的发挥。这对我们学习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有不少启发。

关于中国文学的演进,前人作过不少探索。特别是文体的流变,早就有许多发人深思的议论。李贽《童心说》中就讲到:

诗何必古选,文何必先秦,降而为六朝,变而为近体,又变而为传奇,变而为院本,为杂剧,为《西厢》曲,为《水浒传》,为今之举子业,皆古今至文,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。

清代焦循《易馀籥录》卷十五又说:

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……汉则专取其赋,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,唐则专录其律诗,宋专录其词,元专录其曲,明专录其八股,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。

王国维又发挥焦循的论点,在《宋元戏曲史》序言的开头说:

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,楚之骚,汉之赋,六骈语,唐之诗,宋之词,元之曲,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

后来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也跟着说:

文学者,随时代而变迁者也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:周秦有周秦之文学,汉魏有汉魏之文学,唐宋元明有唐宋元

明之文学。此非吾一人之私言，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。

以前我曾认为胡适所说的“公理”是从外国引进的，其实早在李贽之前，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了。如金刘祁《归潜志》卷十三说：“唐以前诗在诗，至宋则多在长短句，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。”首先提出了诗歌的流变问题。元孔齐《至正直记》卷三引虞集子集的话说：

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。汉之文章，唐之律诗，宋之道学，国朝之今乐府，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。

明清以来很多人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。他们主要是从文体的代兴来立论，而且有人把宋之道学、明之八股也看作一代之所胜，未免有些不伦不类。他们一般的局限在于只重视外在的文学体裁之兴衰，而忽视了内在的文学内容之发展。李贽《童心说》是很看重内容的，他强调的是真心，即“最初一念之本心”。他当时的先进文化。与他同时及稍后，许多文学家都提出了“崇情反理”的主张。而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，正是体现了童心的艺术形象。林先生的阐述，则是从孙悟空的形象和全书的意趣着眼的。这种精神内涵与语言形象的统一，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。

前人对于一代之文学，在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之后，没有共同的说法。明代的八股文显然不能成为一代之所胜，俚曲恐怕也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。如果把一种文体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的话，小说当然是众望所归的一体了。正是李贽在《童心说》里首先提到了《水浒传》，后来谈文体嬗变的人有的回避了明代之后的问题，有的把八股文作为代表，有的把讨论范围仅限于诗

体的流变。直到清末,才有一部分学者把白话小说提到了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。五四以后,白话小说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讲台,成为明清文学的主潮。这已是不需争议的了。

林先生在《中国文学简史》里对明清小说给以非常重要的地位,而对于《西游记》更情有独钟,作了别有会心的解释。他指出:“《西游记》中的童话性与李贽的《童心说》,正是分别地在文学与哲学的不同领域中体现了这共同的向往。”(同上书 592 页)这就从小说的形式深入到了作品的思想内涵,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阐述又提高了一个层次。

《西游记》的童话性是童心说在文学上的一种曲折的体现。林先生说:“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产物,它反映了初民对于世界的最初的认识。尽管人类早已永远离开了它的童年时代,可是作为个人却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童年时代,并借此而重温人类童年的乐园。这样,神话消失之后,代之而起的便是童话。”(同上书 590 页)这是一个全新的创见,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,值得继续深入探讨。

我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话:“文学不止一生,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”。《西游记》作为新兴的一种童话,能不能说是代表了中国文学再生一代的童年呢?五四以后的文学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再生一代,但除了“革命”之外,还应该有继承传统的一面。而白话小说的渊源,除了翻译域外小说的影响之外,似乎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古代白话小说的遗传基因。可能正因如此,五四以后白话小说的创作成绩和社会影响,比诗歌、戏剧更大一些。就因为白话小说的童年,早在明代就已出现了。

童心和少年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,不过在不同时代、不同文体上表现不同。明代白话小说还处于成长时期,童心未泯,因而体现出更多的真心。如《水浒传》里的李逵、鲁智深这样的人物,

就体现了一种坦率真诚的性格，即李贽所说的“最初一念之本心”。而孙悟空的身上，体现的真心就更多了。《西游记》第七十九回，白鹿变化的国丈要掏唐僧的黑心，假唐僧孙悟空剖开肚皮给大家看，“却都是些红心、白心、黄心、悭贪心、利名心、嫉妒心、计较心、好胜心、望高心、侮慢心、杀害心、狠毒心、恐怖心、谨慎心、邪妄心、无名隐暗之心、种种不善之心，更无一个黑心。”孙悟空坦率地剖露自己的真心，包括种种不善之心，惟独没有黑心。可见黑心与不善之心的区别，无非就是真假之分。孙悟空心中的魔并未消灭，六贼未死，因而保持着一片“世俗的”真心。他虽然打死了许多妖魔，也打死过一些凡人，但最终也能成佛，可能就因为他没有黑心。明代新兴的白话小说，含有较多市民文化的因素，虽然有许多弱点，也包括种种不善之心，但更多地表现的是真心。以《西游记》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表露了许多“最初一念之本心”，似乎正代表中国文学再生一代的童年。

林先生说：“童年时代是在面向无限可能的世界发展着，因而也代表着一种新生的和成长着的生命活力。”（同上书 589 页）中国文学再生一代的童年在小说领域里提前来到了，因而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成长得很快，一下就进入了它的少年时代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“少年老成”的文学。

以上是我随意的联想和大胆的假设，不知有没有一点合理的成分？作为一次作业，还请林先生批改。

文德重扬 桃李滋荣

——林师对后学关怀琐忆

傅璇琮

我是1955年夏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，但1958年2月即因事离校，先后在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工作。在北大中文系只两年半，且当时我是浦江清先生宋元明清文学史的助教，林庚先生那时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，对我仍很关心。我记得1955年9月刚开学，林先生有一天特地在他家中（北大园62号）安排一次晚宴，请教研室的教师如游国恩、吴组缃、浦江清等先生及前两年已留校任助教的陈贻焮、褚斌杰几位师兄参加，欢迎我进入古代文学教研室。这恐怕是北大中文系极少见的，我一直记在心中。我在1982年2月因另有事给林先生写信，信中谈及那时我听先生的课及在教室工作的一些情况，林先生地于2月27日回我一信，一开始就写道：“收到22日手书，欣慰何似？特别是早年课堂上的追忆，更是恍如目前。”并又鼓励我：“信中所提出的有关唐诗的那些问题，都很有启发，若是大家能在这些方面多作些探讨，那可能会给唐诗研究带来新的局面。”

林先生对年青人的科研工作十分关心、支持、鼓励的。如我

于1979年为中华书局筹划创办《学林漫录》，初集子集于1980年6月出版，出版后在学界反应不错。1980、1981年，两年内共出了4集子集，且封面分别请钱锺书、启功、顾廷龙、叶圣陶诸位前辈签署书名。林先生于1981年11月18日给我一信，信中特为提及一事：“前者小如先生曾推钟元凯同志李贺诗歌的颜色美一文于足下，已近一年，不知下落如何？该文于艺术分析上颇有见地。元凯同志研究生已经毕业，现留北大中文系任教，治学甚勤奋。该文可用，望早日为之刊载，是所至盼！”钟元凯同志此文，我已安排，且已出校样，于是我接到林生信后马上写信告知，林先生也于接到信后同一天（11月22日）写信给我：“21日手书慰悉为谢！该文校样请挂号即寄舍间由我转去更为稳妥，元凯同志宿舍即在我南墙数武，楼中却无收发处，平时信件都通过系里，不如我处直接了当也。阁下感冒如何？殊念。”由此可见，林先生不仅对元凯同志文章早日刊发甚为关切，且特为告知，校样寄至他家中，由他转交，可见师辈对弟子关怀之细心。钟元凯同志《李贺诗歌的色彩美》，即刊于《学林漫录》第5集子集（1982年4月）。

在此之前，我曾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组《唐诗选注》（北京出版社，1978年9月）写过一篇书评，刊于《文学评论丛刊》，我就将此文寄给林先生，林先生也即刻回信（1979年12月2日），除了肯定这一书评外，还对当时北大唐诗中心寄以展望，谓：“文学评论丛刊收到，读大作，功力甚勤，至为钦佩！北大唐诗中心，因百废待举，课堂为先，一时无力集子集中，系中仍不忘此事，当待一二年内，教学上基本稳定，再正式展开。届时望共襄盛事，同骋齐足，乐何如之。”

另有一事，未见书信，但我想还值得一提。即陈贻焘先生于1981年上半年，写就《杜甫评传》上卷，不知为什么，一定要我为

这部专著作一序。贻焮先生于1953年毕业于，毕业后留校作先生助教，1953—1954年间我与她一起听林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文学史的课，他当是我的师友。当时我不敢写，他就给我写了好几封信，后来我忽然接到林先生的电话，说贻焮同志与她讲了此事。林先生特别说：“你应当写，好好看他的文稿，把写序当作一篇课堂上的作文来写。”这我就只好执笔，这是我为学界友人著作写序的第一篇（《杜甫评传》上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）。林先生所说的，为人作序，先要好好阅看书稿，同时将写序当作课堂上作文，这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。

让我感到自慰的，我总算尽一点微力，为林先生做一件事。1962年，我已在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工作。那一年是杜甫诞生（公元712）1250周年，当时中国学术界特为此举办学术性纪念会。中华书局编辑部与我商议，后由我具体做，选辑清末至建国以后有关杜甫研究的论文，编辑、出版《杜甫研究论文集子集》（共三辑）。此项工作进行时，我向领导提议，为反映近几十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情况，保存历史资料并推动研究更为深入，最好能有计划地系统选录自清末即20世纪初以后至五、六十年代报刊上的古典文学论文，按作家作品分别编集子集。当时领导，总编辑金灿然、文学编辑室主任徐调孚毅然同意，我就着编与杜甫同时的另一大家李白研究论文集子集。这一《李白研究论文集子集》也于1962年6月编成，全书分上下两，上辑选清末至建国以前，以闻一多《英译李太白诗》为首，另有陈寅恪《李太白氏族之疑问》、孙楷第《唐宗室与李白》等，共十篇；下辑则为建国以后至1962年6月以前，共23篇，我则选林庚先生刊于《光明日报》1954年10月17日“文学遗产”第25期的《诗人李白》，列为首篇，同时并将陈贻焮《关于李白的讨论》即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会议记录也选入，这次会议出席并发言的不仅

是研究者如俞平伯、何其芳等，还现代作家赵树理、冯至等，可以说是体现我国五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思想观念的，应当说是很好的文学史研究史料。当时选录这两篇文章，中华书局内部还是有不同意见的，但我作为一名普通编辑，倒敢于坚持己见。后这本论文集子集于1964年4年出版，而当时随着形势的变化，这套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集子集，未能继续进行。编这本论文集子集时，我只近三十岁，作为一名学子，总算为老师的学术成就更为学界熟知和研讨，尽一点微力。

九十年代时，我有时到北大开会，总是抽时间去拜访、问候林先生的。那时林先生已年高体弱，且耳朵不大能听得清声音，但兴趣仍很广。有一次对我讲，他喜欢看电视中足球比赛实况，我说您听觉不便，恐听不清电视中的赛场解说，林先生却说：我年青时就喜欢踢足球，对足球赛很熟悉，看电视，只看比赛实况，双方踢得好不好，我全看得懂，何必再去听解说！我真笑了起来。此后我有时去北大，怕打扰林先生，不一定进他家去，但我到北大校园，总要抽时间，单独一个人，去燕南园，并在燕南园62号大门口，来回走几次，然后默默地离开。

2004年12月

燕南园 62 号

袁行霈

燕南园 62 号是一个中式的小院落，院落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，窗棂雕了花的，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，窗边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。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，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，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，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。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，右转，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，那里东、南、西三面都是窗子。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，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老师。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：“青天有路，阳光满屋”。

静希师刚到燕京大学任教时，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。但他喜欢平房，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，便换到 62 号来。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，春天，鲜花布满整个院子，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。

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，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。他喜欢体育常看的是体育节目。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，第 26 届世乒赛期间，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。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，摆成一排排的。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，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，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。没有转播的时候，那些